



厚圖文集卷十

書後二

萬載李榮陛奠基甫

祥占韓

祺

全萬宋治臣
孺齋楊親志



梁武帝不欲比湯武

梁武淨業賦序云論者以朕方湯武然朕不得比湯武湯武亦不得比朕湯武聖人朕凡人但湯武君臣義未絕而有南巢白旗之事朕君臣義已絕然後掃定獨夫以是不得相比

謹案梁武之意以湯武君臣未絕猶不免以臣伐君已則君臣義絕為賢於湯武之興師也絕未絕不審梁武憑何斷之第尋其始則受職東昏與湯武之守候服同究其終則救民水火與梁氏之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
誅昏暴同何於聖王則箝以終身君臣於凡輩則寬爲君臣不屬
哉或曰以兄懿無罪見殺可稱義絕夫豈其然君天也天不得以
私讐湯囚夏臺文王囚羑里邑考爲戮均不以其罪然未敢因是
而絕其君也私故也令東昏他政清明卽一端或失爲其弟者孰
敢讐之天下亦孰與讐之梁武曾不知古之聖王惟伸公討於天
下而倖已兄見殺爲義絕得以追君臣之名分其於大義亦槩乎
未聞也已或曰湯武之不可勝固也然可事則事可伐則伐梁武
之得天下亦不失爲平衡曰是不然湯武會諸侯以討罪天下無
王而王之正也梁氏奉和帝命以討罪天下仍齊之天下其別開
禪讓詭也乃其自序曾不滿意湯武而自滋轉局何哉詭固不敢
望正也且陳顯達崔慧景皆舊將先後舉兵敗不旋踵而衍獨不

爾者其兵材謀畫必奉辭得正而後行也勸進南康王受其征東
將軍之號然後起兵西臺又頻遣兵將來會衍是以無返顧憂其
移檄京邑云幕府荷眷前朝義均休戚至尊體自高宗特鍾慈寵
謳歌攸奉萬有樂推又諭袁昂手書云獨夫狂悖振古未聞聖明
啟運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京邑云云衍之奉辭如此誰不
趨之然則應事應伐之義和帝何言行乃其受鉞之將若因此便
專其功是夏祚當歸之阿衡殷錄宜資於尚父也湯武何有焉方
衍相持於郢州魯口阻兵半載令西臺一旦轉念與巴口九江相
逼覆梁氏不啻崔陳耳梁氏食其德戴其名以除昏暴視公王如
固有千位旣久溺於異教乃欲以戒殺之小恩彌址山之重釁負
疚於心識不以實豈知謀逆不待解弒順無可解湯武自蒙吾誰

欺欺僧乎戊午正月晦陰寒

梁武忠孝不壹

宋賢有言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蓋為名所使也豈特民庶有然予觀前史稱齊鬱林王哀樂過人父文惠太子自疾及薨侍疾居喪哀容號毀見者嗚咽祖武帝往東宮迎拜跪慟而絕帝自下輿抱持之及侍疾憂容慘感每言存及亡輒哽咽不自勝武帝以此謂必能荷負大業非其後咎積身死則私室歡酣閭房來往天位速求之禱大喜小喜之書種種悖逆誰為錄之鬱林不足道梁武為隨王諮議在荊州聞父病投劾星馳不復寢食形容銷毀人不復識望宅奉諱氣絕久之哭輒嘔血數升涕淚所沾山陵松草變色方是時順之以隱誅子響憂慚成疾爾死子之過哀猶有說及居帝位竭民之力累造廟堂詔於賦咏

梁武孝思賦序慈如河海

孝若涓塵今為天下主而不及供養乃於鍾山下建大愛敬寺青溪側造大智度寺以表罔極之情復於宮內起至敬殿竭工匠之巧盡世俗之奇翊每淨饌展拜涕泗滂沱武王周公之孝未聞如望親奉餽奠云云

此也夫不忍其親不忍其尊同一仁心所流也厚則均厚薄則均

薄豈有左畫方右畫圓之理哉是時博士嚴植之注以孝事君則忠云君父敬同則忠孝不得有異

言以至孝之心事東昏不道南康王在荊州蕭衍在雍州先太后君必忠也疏引

令奉表勸進資其名號以平建康相國九錫梁王之重封皆拜自

和帝君臣之分定矣和帝無失德始終亦無嫌猜衍自以功大欲

法操莽之竊號亦已耳車駕來歸留姑熟方禪位於衍衍以四月

丙寅告天即位粵三日己巳即行弒逆此其處心之刻何以上答

皇天下臨民庶哉告天之辭云齊帝晚屣萬邦授以神器衍自推

載天子旌旗行齊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用齊典蓋頒於弒逆之後愚天下後世耳史稱梁武本欲以南

海郡為巴陵王國邑以遷帝入沈約勿慕虛之誠遂遣鄭伯禽以

生金進嗟乎帝自為魚肉遠從江陵赴刀俎有何實禍可虞雖後

事難以逆料然未聞山陽公能甘心魏丕者且衍諸子乃多逆種

胡不預防而早除之即然則梁氏之忍其君蓋無毫毛之忠心其

不忍于父乃若有丑山之孝蹟其浮名易動而後患過防是以用

心崎仁崎刻而絕不能通孟子謂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故以

釣孝易也非其人而食羹見於色故效忠難也史之所美匹士之

孝也天子而受禪其孝與匹士尤異必不可以大不忠之養養其

親徒曰食麥二溢嘔血立骨而已與鬱林之矯情飾詐人莫能知

者奚遠哉至其溺於異教以天子富有天下之半而忍絕廟郊血

食代牲詔云宗廟祭祀猶有牲牢無益至誠有累真道又云雖無牲腥猶有脯脩即之幽真義為未盡可更詳定參議大餅代大

脯餘悉用蔬菜梁劉勰傳時七廟享薦用蔬菜而二歸本言之於郊農社有犧牲勰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議依孝亦實無少分前人言之屢矣戊申正月二十五陰雨

梁武帝集書後

答皇太子請御講第三勅汝等未達稼穡之艱難安知天下負重庸主少君所以繼踵顛覆皆由安不思危况復未安者耶殷鑒不遠在於前代吾今所行雖異曩日但知講說不憂國事則與彼人異術同亡易言其亡繫於苞桑斯則乾乾夕惕僅而後免汝等思之

第一勅云書云一日二日萬幾今復過之年耆根熟氣力衰耗荷此黼長有踰重負日中或得一食或不得食盡勞夜思精華已竭豈得坐談湏道行民安乃嘗議耳 二勅云率土未寧菜食者衆兼欸附相繼賞與未周怨望者多懷音者少况四聰不明八達路擁王侯雖多維城靡寄書厲夕惕如履霜刃方今信

非談日汝等自可令諸僧於重雲中講道義也 又勅晉安王請講云吾内外衆緣憂勞紛總廢事論道是所未遑汝便為未體國也

按武帝身創大業期毫不倦境內輯寧論其始固南朝英主也使不為異教所惑粗守先王之正自足以致令終且異端害治觀帝卻講諸勅非有不知率土未寧四聰不開維城靡寄此豈細事雖景亂不作嗣豈久存然則貶號戒殺適以餒其宗廟分身蟲魚適以戕其子孫前政以嬖寵亡武帝以佞僧亡亡雖異術均蹈先聖淫於觀逸併張為幻之戒石姚二氏殷鑒不遠自知之自陷之他生未卜此生休殆天以為萬世有國者之大戒也突厥噉欲谷默連謂佛老教人柔弱非強武術其後大食反其說食肉作齋以殺

生為功德遂能吞滅四五十國境盡四海焉自此彼土佛法遂滅異域猶知畏惡其教若此

又

冊鉛錄鳥獸類 杜弼移檄梁武云徒探雀鷺無救府藏之虛

趙主父為子章所逼餓死事 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趙靈為子商臣所執事 梁武子

正德事類之其後臺城之囚索蜜不得何以異庾信哀江南賦

云採雀鷺而未飽徒熊蹯而詎熟一言于未形之先一述于已

事之後偶合耶抑有意耶

按武帝之逆子敵國皆知而帝弗悟且奉佛固求逆知未來而祇增昏妄杜弼惟以人事决之幾乎如神矣奇哉

梁書賀琛傳書後

時高祖任職者皆緣飾奸諂深害時政琛啟陳事條封奏畧竊
聞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明君不畜無益之臣臣所以當食廢餐
中宵而歎者也輒言時事獨緘胸臆不語妻子詞無粉飾削藁
則然試加省覽如不允合亮其慙愚 一曰 云云 二曰 云云 三
曰 云云 四曰 云云 言奏高祖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勅責琛 另
錄 末云國弊民貧誠如卿言終湏出其事不得空作漫語富國
強兵之術急民省役之宜號令遠近之法並宜具列若不具列
則是欺罔朝廷空示頰舌凡人有爲先湏內省惟無瑕者可以
戮人卿不得歷詆內外而不極言其事佇聞重奏當付尚書班
下海內琛奉勅但謝過而已不敢復有指斥

按琛由儒素歷居顯貴垂顧特異每延見語常移晷省中為愧不
 能薦一言故密陳此啟當時武帝經國垂四十年自謂承平已久
 老至耄及不聞外論琛啟皆中時病然其致病之根尚未敢陳也
 牧守害民滔滔皆是豈唐堯四凶之比而責令一一顯出牧守與
 遣使均出朝廷措置豈有為牧則蹶為使則治益相朦誣而不知
 何更問秘術乎貪濫淫靡其化有漸帝雖自奉儉朴而奉佛無紀
 塔寺土木之工無遮無碍數萬眾之設前後捨身億萬之贖並非
 天降地出其重臣如朱异羊祝等冒賄四方窮奢極欲高位播惡
 百爾所知盡江南財賦不足養奸豈一人素膳棉帳之可抵又自
 以武功優湯武文治媿唐虞責琛亦云令舜不知四凶堯亦永為闇主朱异答傅企云
 外人謂我不能諫諍耳今天子聖明吾豈可以其所聞干忤天聽

异惟以善伺主意欺罔視聽得居權要三十餘年召禍侯景圍逼
 臺城至於愧死猶加悼贈而琛先事直陳遽加窮詰必令同歸讒
 譖面諛而後已以致禍敗如水益深悲夫誠萬世承平之大鑑也
 其君臣惑溺貪殘之咎梁書諱之惟南史稍具特賀琛疏過于條
 刊不如本書可按耳

前秦載記一則書後○擬

前秦載記苻堅初卽僞位新平郡人王彫陳說圖讖堅大悅以爲太史令言於堅曰謹按讖云當有艸付臣又土滅東燕破白虜氏在中華在表按文陛下當滅燕平六州願徙汧隴諸氏於京師三秦大戶置之邊地以應讖堅訪之王猛猛以爲左道惑衆勸誅之彫歸刑上疏曰臣從京兆劉湛學明於圖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顓頊之墟里名曰雞間記云此里應出帝王寶器名曰延壽寶鼎顓頊有云河上先生爲吾隱之於咸陽西北吾之孫有草付臣又土應之湛又云吾嘗齋於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於此地斯蓋是乎願陛下誌之平七州之後出於壬午之年後新平人得玉以獻器銘篆書文題之法一爲天王二爲

王后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伯子男六爲卿大夫七爲元士
自此以下考載文記列帝王名臣自天子王后內外次序上應
天文象紫宮布列依玉牒版辭不違帝王之數從上元人皇起
至中元窮於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化而止堅以彫言有徵追贈
光祿大夫

秦始皇帝謂山鬼能知一歲吉凶王彫按讖文預言苻堅平滅之
兆無足怪堅本信謠讖因王猛惑衆一言而誅彫可謂有明君之
度及燕旣滅思以氏中易華表紛紛轉徙雖親重如苻融且知其
不可而堅以爲讖出於神必可恃也卒致長安空虛氏羌四起國
遂不支夫其始也聞東海魚化而行篡弑其末也聞入五將山長
得而棄其城跡其出寶延壽之地卽求死之地何謠之信始而僭

終耶所謂以此始必以此終恃圖讖者可不戒哉晉地志新平雍
州之郡所屬有漆縣在渭水北原顓頊生於若水亦雍州地其長
於此亦宜有據湛彫因而僞造顓頊河上先生之言以媚堅彫死
後其徒知堅未釋然又造僞銘器以獻耳然其言上元起人皇而
不先天地足以知其時方士尚存古牒得三皇之次而後人輾轉
紊之也癸丑七月三日

周書書後

武成周明帝年號

大統西魏文帝實年號

周書文帝紀云太祖性好樸素不尚虛飾恒以反風俗復古始為
 心太祖謂安定公宇文泰也以西魏恭帝三年薨謚文公其子周
 閔帝受禪追尊為文王廟號太祖武成元年追尊為文皇帝宇文
 安定事魏帝終其身史拘於其子追謚沒其為臣之實若兩帝竝
 立然非體也蘇綽傳云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為浮華遂成風俗太
 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命蘇綽為大誥奏行之是後
 文筆皆依此體又文帝紀云魏大統三年將東伐至潼關太祖誓
 於師魏恭帝元年既廢廢帝令大常盧辯作告諭公卿其文皆擬
 尚書大統十年冬十月大閱於白水遂西狩岐陽十三年冬太祖
 奉魏帝西狩於岐陽十四年夏奉魏太子巡撫西境自新平出安

漢書雨何以冬時合

按蘇繆對泰之問事至天統元
年魏文宣之時然乃後元
流道歸知至隋

定登隴刻石紀事此皆周書之可據者當時官制依周禮文筆依
尚書為詩刻石必依雅頌以稱其復古之心後世傳稱周宣王岐
陽石鼓十面述狩獵事正其物也其辭規摹車攻吉日而跡可尋
者漢漢霽雨淒淒丞士舫舟西歸魏文兩狩皆冬時得相合旒旂
施施公謂大來余及如茲邑曷不余及考宣王之雅方叔召虎仲
山甫申伯無稱公者此公謂安定公余作者以目魏帝或太子也
如成王之尊周公焉來嗣王始振振復古則所謂反風俗復古始
之事綽傳又云太祖與公卿往昆明池觀魚至城西漢故倉地問
左右莫有知者乃召綽具以狀對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
之跡應對如流太祖喜與綽竝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石
鼓丞彼淖淵一面兼述觀魚事記西狩者畧之綽傳尚可考至西

試向法西狩登隴刻石刻必与石
鼓同其篆体何竟多傳于世

誠以刻石鼓當西元魏之
物焉得遂云宇文周鼓耶
然則馬定國連魏周二代
數百年間之事尚不能分列
而款辨千年前以周石鼓
多見至不知量也

狩登隴必刻石紀事則岐陽之狩有刻石胡疑者然安定欲嗣王
號於周其子已不能終行汨楊堅奪位蹟竝蕪廢唐貞觀之時已
有謬石鼓為籀史遺蹟者張以韋蘇州韓昌黎梅宛陵蘇氏兄弟
後先唱和以為真出西周夫子所失採詩人借題遣興而弗深考
後復有數家意為成王秦王時者惟金人馬子卿知其誤著辯萬
言决為宇文周世之物而人罕信昔朱子謂孔氏書為偽造謂陳
同甫識得文字體製而信其言石鼓文本非偽造緣其時文格如
此後人又因體製異俗而誤認耳不知體製本於義理體製難襲
義理尤難襲古今文章升降關鍵在此精識者自能別之晉人擬
尚書猶不甘徒飾字句而已石鼓文豈不滌盡浮靡但觀三百篇
言狩獵如彼苗者葭車攻吉日車麟猶盧令儀各有當而元氣渾

然不容摹擬石鼓廣搜僻奇之文詞愈僊而義愈虛較楚騷漢賦且不逮况欲儕之周雅乎惟其字學源流秦篆漢人專精隸書而此體罕覩宇文氏一提唱遂精能如此唐以來宗仰之亦足以見材藝之士無時不有闕於一時而終顯於後代也又按武帝紀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亦狩岐陽十二月壬午至自岐陽石鼓第九面天子永寧惟日丙申此二十五日無丙申益知所賦在文帝時矣乾隆辛亥二月初七五華樓借閱周書書於後

陪袁充傳書後擬

煬帝卽位充奏言昔唐堯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卽位其年卽當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與堯同自放勛以來凡經八上元未有仁壽甲子之合案第一紀甲子太一在一宮天目居武德陰陽歷數並得符同唐堯丙辰生丙子年受命正命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干並當六合允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數與皇唐比蹤信所謂皇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諷百官拜表奉賀

史稱克候意取媚而變動星占謬增晷景誣天侮衆是宜刑茲勿捨予按晷景前後不一天行之偶變然有表可驗晷景既有變則積分

至千年日法亦屢變決無隋世冬至庚戌上符堯日之驗况日神
 贅術烏足論哉堯受命丙子用紀年不用世紀固為有見堯生丙
 辰二十一歲即位推知當亦有本然以隋煬之生年為勝之失倫
 甚矣而覲然受之何哉己未十月十一日復陰

唐書長孫无忌傳書後。擬

閱无忌傳附記建成毒秦王王病舉府危駭无忌力勸王討難此
 事史家當具於帝紀以明太宗之不得已許敬宗搆害无忌固不
 免為奸臣无忌搆害吳王恪恪臨刑呼曰社稷有靈无忌且族滅
 史家當入此事於无忌傳以著戒初太宗以吳王類已欲立為太
 子而无忌爭止之卒誅恪以絕天下望比敬宗之立武氏罪尤甚
 焉明太祖不立燕王以啟叛篡然天下得以治平百餘年向使燕
 王為惠宗所害亦何見而云然狂誕之極一基禍之高宗耳恪固唐之燕王也高宗既以
 譖忌害之終受制於武氏唐祚幾傾且太宗豈不知雉奴之懦而
 无忌力以輔佐嗣君為已任豈料懦者固容易入讒遠不如英果
 之甥能保護舅氏哉嗚呼輔機利於立柔主而不顧凶於人國卒

惠宗何以似唐高宗
 此語非倫所謂老稽
 之談 其至為如明代
 之燕王則老忌之誅豈
 死有去功於唐乎此比
 擬之不當也

不保其身家與徐懋功之私已獎篡致掘冢於身後者何異均所謂自貽伊戚者乎

子美送王評事詩注書後

子美送王評事使南海詩註引復齋漫錄云房杜舊不與大宗相識大宗起兵元齡謁軍門乃薦如晦珪則建成亡後始見召以史傳參考詩爲誤也 容齋隨筆曰高祖時太子與秦王不睦珪爲中允說建成自取劉黑闥以收名後爲太宗召用宴近臣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寇讐今日得同此宴然則珪與太宗非素交明矣唐書載李氏預識房杜亦采之小說恐未必然杜公稱其祖姑事不應不實且太宗時宰相別無姓王者此不可曉也 仇氏注曰此詩所載事迹與紀傳不合蔡氏欲據爲詩史未免信杜大過太抵人情好夸有子孫而自誣祖宗者杜據王氏傳聞之訛而失考耳

予參考唐書紀傳高祖生於長安開皇時爲千牛備大業中自外
召爲殿中少監衛尉少卿官京兆之日多其時房元齡王珪並在
秘書省杜如晦亦與吏部選皆有聲稱太宗未弱冠已能屈節下
士結納豪傑應募赴援是數公在隋朝得同聚必非絕不相知者
然亦各有官守高祖入關後以次歸秦王而珪由亡命李綱薦之
高祖令參建成軍自宜竭力所事不得因此疑其與太宗無素交
也詩稱珪妻杜有前識史則歸之母李然謂母李敕具酒食則子
婦鬻鬢在內其不言太宗或采摭未備亦恐前後參差詩特類序
之以便行文猶補虬髯兩字以便成句耳史所載足爲詩証者甚
多未可疑其不合且太宗之異表四歲時書生已知之其後李密
李靖王遠知虬髯客與道士等皆知之閨閣中寧無負羈妻而謂

王評事自誣祖宗子美不免承訛豈有鹵莽於家系而一切國故
反得以備史裁者哉紀傳節錄附戊午七月二十四熱

高祖本紀高祖生於長安文帝以爲千牛備大業中歷刺史大
守召爲殿內少監衛尉少卿

大宗本紀大業中突厥圍煬帝鴈門大宗年十六應募赴援始
畢引去又云太宗能屈節下士時天下已亂盜賊起知隋必亡
乃推財養士結納豪傑

房元齡傳臨淄人隋時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授讐秘書省
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此郎當爲國器恨不見其昂霄

聳壑云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策謁軍門一見如舊署記室

參軍李渤真系述云煬帝勅起玉清元壇以處昇真王先生
秦王與房元齡微服就謁先生迎謂曰此中有聖人

厚岡文集 卷一
杜如晦傳杜陵人大業中預吏部選高孝基異之曰君當為棟
梁用高祖平京師秦王引為兵曹參軍
王珪傳世居郿開皇十三年召入秘書省讎定羣書季父頗坐
漢王諒反誅珪亡命十餘年高祖入關李綱薦署世子建成參
軍以不能輔導流嶺州太宗召為諫議大夫始隱居時母李嘗
曰而必貴試借所與游者來會房杜等過其家李窺大驚敕具
酒食歡盡日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冊鉛錄書後一條

冊鉛史籍錄云姚崇以十事要說其君舊唐書問答具備新書則
剪裁晦澀文又不通歐為一代文人而劉乃五代不以文名者所
著懸絕如此宋人徒欲誇當代以誣後世可乎並載二書之文于
左按新書勝舊在議論體裁而營詞或弊然此文無害也所引具
姚宋列傳舊書凡七百餘字新書芟四百字舊書每事後必有俞
可之語或至數十言複雜與小說無異新書括以朕能行之而於
前加入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凡十六字為提
綱乃史筆也書錄解題譏舊書紀次無法詳畧失中即此條可見
用修是舊而非新豈持平之論又按高氏緯畧晁氏讀書志皆言
此書歐公撰帝紀表志宋景文撰列傳陳氏說亦同冊鉛鎖語錄

厚岡文集 卷一
云唐書文忠公與景文共之而卷帙互分則姚宋傳非歐公作用
修之所知又按讀書志云劉煦之書因韋述舊史以成崇文總目
又云述之書自創業訖於開元因吳兢舊本然則舊姚傳亦非出
於煦用修號博極羣書豈有不知夫煦名尚不敢望吳兢何況景
文以上用修非漫無區別者顧明知新傳出於宋卿歐公冒之令
俯屈劉煦下進小子而撼鉅公若曰不藉是未足以恣吾之菲薄
也此則用修之居心而已陳氏云新書不出一手未爲全善本紀
猶不失簡古至列傳用字多奇澀識者病之又云歐公不滿於宋
名銜之著固惡爭名抑亦以自表異耳且唐子西劉元城等異議
不少吳縝至專書糾其謬然則宋人於新書何嘗誇誣用修誣歐
公並一代而誣之不尤異乎

王氏徵實錄一則書後。擬

王氏徵實錄云史記曰神農氏世衰云云然後得其志按如史
所載黃帝乃一叛臣矣且湯伐桀武王伐紂皆無所敵聖德如
黃帝豈猶人不足而用獸此無稽之詞必不可信且紀版泉之
戰於前涿鹿之戰於後皇王大紀因之而胡氏又謂蚩尤攻榆
罔於空桑榆罔避居涿鹿軒轅乃徵師誅之則涿鹿之戰實爲
勤王之師榆罔猶爲天子也若版泉先戰神農氏已亡涿鹿之
戰何云炎帝避居乎是胡氏因從史記而自相矛盾也故從稽
古錄爲前後蓋古者列國分處天下有能治天下之非是者乃
尊爲天子榆罔昏柔不能治蚩尤之亂而避於外軒轅擒而誅
之諸侯自有歸服之勢榆罔不自咎而責人必有暴虐諸侯之

事是亦一蚩尤矣故軒轅應天順人伐之此開闢以來征伐第一局也

按黃帝用兵次第以周書嘗麥解証之則蚩尤時赤帝尚和好史乃序其三戰於伐蚩尤前舛矣然王氏謂先伐蚩尤則爲勤王後伐炎帝則不爲叛臣論皆非是蓋神農氏之衰五帝並起各君其國而不能相壹也蚩尤爲白帝最暴而逐赤帝故黃帝擒殺之以除暴耳未稱侯氏於榆罔何勤王之有假令榆罔暴先於蚩尤黃帝亦必先除之何叛之有苟視榆罔爲共主者雖舉兵稍後即可進於叛乎王氏又云古者列國分處以能治天下之是非者爲天子果如是則五伯之功而不自王德且優於於黃帝矣不知列國自統於天子而神農之末並爲帝者五無統之者必待黃帝起而

一天下也若教猛獸之戰五帝德有明文而列子亦及之且牧誓稱虎貔熊羆矣古之人龍尚可參後人出奇制勝亦間有用之者可槩斥爲無稽乎劉累御龍事具左傳王氏云浮夸之辭也不知後世異教呪龍常有之豈以古帝神明而不如彼乎

周子祠記書後

朱子邵州特祀濂溪先生記畧云治平四年先生以永州通守攝邵事而遷其學乾道八年州人始奉先生祀於其間既又以知州張公九成之學爲出於先生也亦祀以侑焉東陽潘侯來爲守謂先生之學得孔孟不傳之緒以授二程先生而大明然再傳之後或遂失其本真不可若是班矣乃更闢堂東一室特祀先生以致尊嚴道統之意熹惟自堯舜至於孔孟二千餘年道蓋屢明而屢晦自孟氏以至周程晦者千五百年其明者不能以百歲也程氏沒誦說徧天下而傳之不能無失其不流爲爲老子釋氏者幾希矣而世莫之悟也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其所謂無極而大極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

厚岡文集 卷一
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云云

按子韶張氏雜釋氏之學潘守不斥其主於廟而遷祀濂溪是爲避子韶而不得依聖座也子韶不可以班濂溪反可以班七十子乎周子爲有宋道學開先所著通書尚矣無極一圖未聞以授程氏朱子獨爲之註以行世謂爲得孔孟之真傳然考之載籍自堯舜以來未有言無極者惟老子列子莊子之書屢言之卽朱子此記謂無極而太極者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其語亦卽莊子所謂古之人有以爲未始有物者又云萬物皆道不知此之謂根本彼此之所張本皆老氏也言老氏之言奚可斥老自居哉無極之辨陸子三書盡之明儒亦議其生陰生陽各句於理未足然不啻此也夫子繫易之辭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又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莊氏述老子云陰陽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又曰道生精精生形而物以形相生其言與易一致周子於陰陽二氣外增無極五行於精外增真是一子也而爲之父母凡八矣近時竹垞朱氏証是圖出於道流煉五臟之精化爲二氣又加鍊氣化神鍊神還虛之說自下而上從丹田以升泥丸功有次第周子借爲生物圖從上而下令無極二五一時妙合以生物與天地 大德之辭異故陸子謂此圖殆其少作而晚年弗之用誠爲周子知己蓋其生平易學之探原不在此也自周秦以降漢唐明道術者不謂無人周程之學不能過董韓而朱子一切置之故後人猶有遺論雖然韓子自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周子云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此其向往之志

誠絕出於孔孟以後哉甲寅四月初十雨中

閻阜山楊周兩記書後

熙寧五年宋楊申閻阜山景德觀記畧云余謂崇正鎮地因方
爲望昔者天子巡狩必升高燔柴以見上帝推其恩德下逮民
物豈特具禮而已保廸大和敷錫海內致使精神毓忠嘉善氣
爲膏澤由舜以迄周文煥方冊小補云乎哉秦漢以來王者所
歷不夸功烈卽志於神仙非昔人館御之意也吾鄉一山歷代
崇顯皇朝致禮尤嚴且厚百數十年天平地成民生此時積世
不聞兵革雋異並出公輔相望人知康阜仁壽而不知上之恩
力云云

慶元二年周必大崇真宮記畧云古者天子巡狩望秩爲民祈
福而已荆之衡嶽猶以爲遠有熊氏已祀鬻霍况其他乎當是

時上既不求遠畧下亦安其常居雖有黃老之言何自而入及周穆王馳驚八荒中天之臺瑤池之宴寢傳於世秦皇漢武欣然慕之由是有黃老之學者轉而為方士之術上雖信之其徒亦盛于下也及乎遐方僻地列呈郡縣王喬左慈輩爭以神怪風動四方而四民往往從之矣從之者眾必有所聚搜奇擇勝設壇場立室廬茹芝鍊丹於人跡不至之地宮觀遂徧天下而尤盛於東南此積習之勢然也

又云臨江軍閭阜山福地之第三十三也自漢末張道陵葛玄丁令威皆有壇井初置靈仙館燼于隋至唐孫道士為臺殿因以名觀江南李氏改名元都政和八年賜號崇真宮入門即御書閣十一楹後設傳籙壇蓋法許受籙者惟金陵之茅山廣信之龍虎與此為三徽宗給元始萬神銅印至今用之次曰金闕參陽殿曰昊天殿曰正一堂曰靖應堂其東曰祖師殿藏經殿最後王像閣五間其崇五丈四尺雄傑冠於一宮凡殿宇皆翼以修廊道士數百人環居其外爭占形勝治廳館總為屋一千

五百間江湖宮觀
未有勝於此者

物過盛則難繼人既盈則滋弊一山之近一局之專而聚屋至千五百間養徒數百儒士猶憂之况以鍊精養神為說者乎則其技之不成而轉為民蠹也何尤楊記局於鄉里是與非置不問而但言崇顯之優使其神得以育忠嘉而飭膏澤歸美於上之誠也周記後熙寧百二十年其徒益弊故意不能無指斥雖然以責怪迂下士可也因而歸咎於遐方之列縣以一統言則失無外之義以偏安言則正自踞於遐僻乃反戈自向也古者四民之居猶不相雜彼既以棄世為學自不當錯居廛市可又嫌其遠引乎黃帝嘗就崆峒問道矣帝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矣道流之山居亦師古而已且穆王西周令主也西巡萬里不淹歲不勞眾不費財遠民

有感悅而無猜忤王猷四塞德盛化神不直儀衛寡征求少而已
秦皇漢武誇烈惑仙曾無休遊之彷彿豈可一槩而量之夏諺曰
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古君民歡然相與但當問其實不必避其名
觀五帝本紀穆傳山海經其蹟無遠勿屈卽據書四巡亦豈在千
里甸服之內哉因後代事有難行直謂古王不當有是夫拘虛矣
閭阜非嶽非鎮其巡蹟無徵於古然楊周二記得以首及之者皇
古之代無常居其遊巡亦無常處隨地以神民爲務不必嶽鎮也
有名山焉而望秩從之謂閭阜非名山不可也卽欲絕巡事於閭
阜亦不可也然則以事神責山居之道流其於皇古秩祀之典不
稍見餽羊乎按志山遭壬辰鄧克明之變臺殿俱燬洪武初復之
又爲宣德中延燬至嘉靖中積負虛稅黃冠星散僅存一二人後

世遂不振世宗乃好道之主山偏失遭際此豈平園所及料其亦
數百人中無有精其伎若彼教中下士邵元節陶仲文者爲之借
力故至此然神之典祀亦幾乎熄矣庚申正月二十四

玉溪叟仰山廟記書後

龍爲物之靈以人視之亦畜也古之至人參之乘之變化之元冥
守其官蔡墨述其蹟後代有焉仰山二蕭卽其儔也俗震於變化
之質直目爲靈蟲玉溪李觀華符作記辨之不遺餘力據南唐周
宗册封得其配李潘人間之淑質豈龍婆也據叔季伯仲之兩序
人間之兄弟非叔侄也二蕭北違石氏潘媛來自永嘉參証冥合
高賢移家避世有顯蹟而祠自漢文之愀恍可以不存其發明二
神家室之懿行列之正出處品誼功修甚躋丈夫不經世卽度世

緒餘土苴以利物澤民神物爲之使雲雷爲之權生近神居宜其考之詳切也其可商者誤沿郡圖稱龍潭拔廟在會昌三年不知彼乃黠髡所改據朱珣前記實在廣德二年其時刺史閻伯璵治行通神神以原廟遠險祭禱不便因感夢於公願自拔徙近郊且以公之專務德化鄰境襁負而來其改撫州也百姓復相率而隨之舟航相繼不能止見宜春志民神一也皆欲近有德幽顯一也皆欲利斯民拔廟固驚竒之聽非公盛德惡能感之哉會昌初釋氏惠寂始來仰山謂得其師靈佑所傳慧能懷遜道一智海心印爲瀉仰宗雖苦空動衆實無竒可銜以山有拔廟事而其時寂尚未生遂移下八十年謂龍讓地與之宋初昌以入圖經固未及致審也當正其文如朱記云永嘉抵唐廣德末四百五十有五年始遷前

迄宋治平元又三百二年乃合於事實且黠髡雖造此說然考楊吳李唐暨宋之盛時記廟者無一人齒及惟元祐間張商英佞佛始緣飾爲記存云惠寂歸死東山其事獨傳於其徒而其徒不能宏其事予獨知之吁如天覺所謂獨知者特造妄以自欺而曷能欺人哉先王制血腥爛祭以報有功二蕭固味道高真其受制之龍司升降雲雨救水旱疾疫作福降祥勤勞備至宜享血食天覺恃漕使之威以苾蒨法奪之八百年盼蠻昭著漸以不如四方遂無所司命雖曰盛衰有運天覺亦何用覆轍梁武以招餒退之尤歟庚申四月十五自初七晴起是夜月甚皎

張天覺仰山廟記書後

張商英記仰山有云惠寂初居郴州王莽山禪床陷地尺許山神

跪曰吾地薄不足以棲大士袁州南仰師居也乃持錫而來二神讓地焉此乃陰襲晉逆臣媚桓元之語凡釋子開山率有此套數本欲神其師不知適以辱師也且地體有何厚薄佛設教亦不分厚薄君子所過者化所居成聚成邑豈如動植凡物受變於壤土者哉凡勸人廣大無障礙分別必先去已私仰山八百里何地不可居而必龍潭之美已則不廣矣釋子擇占善地往往誑人喜捨而護之如頭目滿腔皆貪戀狹小分別障礙之私也屠伯本貪味反以往生呪牛曰汝能發歡喜心廣大無碍無分別心吾則受汝肉肉飫屠伯廣大歸死牛商英所代黠黨說法何以異是且同一山神也榔山尚欲速之去仰山豈樂招之來同一怪語也山鬼尚知指緣而赴仰人師何反迷路而之榔是寂之通微劣矣况榔神

無他聞而仰山二蕭功德靈化百倍於榔寂也聚游食談苦空水旱疾疫之不知乃不羞而據其宇是昏也非慧也寂豈其然彼教有知者當遵朱珣前記還神拔廟在先寂不過從後拾其棄地以苦行開山培商英妄說商英傳妄宋以來如范石湖輩多受其欺近代施愚山記仰山廟仍據朱恂舊說見雜記乃可以浣十六日晴

九江志陸序書後

天啟初陸守夢龍序九江府志云纂自弘治初童守潮嘉靖初何兵備棊再修今覓童志不可得桑子木廬山紀事引舊志俱可觀不知卽童志耶抑宋元間固有之耶李汎序何志謂能正舊志之遺謬今觀何志之謬爲從來所未有云云始予閱毛令廬山志怪其錯雜後得其所本紀事讀之尚可觀頃于永樂大典內得讀廬山記知又爲桑氏之粉本而文之工拙天淵矣記事者不識古志之工遞相刪補以爲詳備新編出率廢其舊烏焉成馬豈但字畫之謬而已哉此近世志家之通弊區區一郡一山蓋無以議爲矣宋李昉嘗爲天下圖經考九江府圖經志尚存於大典視今府志爲多近世有所修率合錢要聚一二學究以司採訪而主筆削所

得幾何苟移其錢募寫有據之書以爲抵而以續修者鱗次其末亦可以附傳於來世不然恣一日之豪舉趣鑄趣銷更一司事者繁之揚之保其不復爲糠粃耶

李振裕與吉水王明府書人物藝文全志眉目也部頒格式人物不分門甚善但德業有全體一節之不同愚意擇全體者首魁之傳宜詳餘倣班馬合傳類及傳宜畧云云頃接箕山書謂江省羣推理學宜增語錄一則誠爲至當

陳榕門相國云志書在記載風土人情山川形勢及已未興除利弊每見新志詳文詞而畧政事其文詞政事又多載本任而畧前人竟成自己一部詩文稿可厭也

與辰州席守論志事

書

嚴氏書畫記後

明嘉靖時籍分宜嚴氏册載淨銀併器飾與變賣各價總數二百三十五萬九千餘兩其例不估價者不在內竹塢文氏跋云嚴氏之資極矣而比之朱寧江彬二豎子黃金不當三之一白金僅及其半者何也玉寶書畫之類出其一可以當百者二豎子不敢望也此蓋忘核朱寧册內古畫四十扛及金寶之多相埒等語然視嚴書畫亦大絕出矣清河張氏則鄙其浮游雅道一味耳食幾於一文不值二說有如冰炭不若茂苑文氏審閱三月之久裁別真僞臨摹爲鈴山堂書畫記較可信張氏嘗爲韓朝廷及已作書畫表南陽清河家世儒素官蹟不顯鈴山自其祖已官藩伯身居臺衡二十年今考三家書畫各相等然後人無議韓張之巧偷豪奪

費貲無量者嚴氏徒以沈酒金珠貽累多藏之清蹟自取之也吁
劉瑾朱寧之所沒明著七修見三十卷貪戾可為炯鑒乃未久而

嚴氏敗之又未久而江陵張氏效尤夜明五珠簾之類後出愈奇

養冊積薪伊於胡底嚴冊近人用小板精刻計三百頁充叢書厚帙之最明中世嘗命海寇

鄭廣以官為郡僚所輕作詩曰衆官做官卻做賊鄭廣做賊卻做

官仁和郎仁寶云今世士大夫不愧鄭廣者幾人哉又云士一旦

居要地遂過數十年之財主迨至九卿不可言矣並見十八卷瑾籍

以一金十銀併算凡為銀三萬萬又八千一十六萬餘千兩此蓋

盜內藏入之聚斂不及此後之貪者慎毋曰吾於彼尚未百一必

無發之者不知自俸入外皆培克也因官制祿豈有優餘儉者幸

能置薄少令子孫耕讀以生不大困乏此乃能廉之效矣過是而

矜都麗閏奇贏彼此黨護不能名其貨之由來廣也得不得海笑之

書楊樸園傳後

大和履恭楊子示予以所藏九孝子三賢母暨樸園先生傳序等

凡十許篇與其邑二孝三節後先輝映楊氏內外固多聞人哉抑

予考縣簿之所記惟其叔祖叔父伯叔祖母一本之親皆在舍是

弗登焉孝廉之次九孝殿以曾祖旋吉祖師億餘不詳其繫次三

母則曾太母王太母楊母劉伯叔無聞焉而劉母壽躋百齡中丞

譚公謂能韞其德以崇壽備福識者稱其勸化民俗不減楊遂菴

斯固大理文獻之所憑矣樸園諱文鷲以孝廉先劉母逝遺言勿

為行述勿效人作佛事足以徵其有得於已然傳中序述獨多至

二千餘言豈其實固不可掩歟士患無其實不患名之不彰明嘉

靖時楊給士葦蒙段供佛飯僧之俗習人亦多化之萬歷間閃司務持禮乃爲流俗所嗤近世吾不知之矣後有編高識於此郡者宏山廣山之外樸園子抑其人歟樸園二子皆孝廉次履寬文行如其父年未滿五十而卒癸丑六月二十六

佛國記地名畧書後

姚秦時法顯遊天竺初發長安偕慧景道整慧應慧嵬凡五人至張掖又約得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五人於僞夷國相會共十人前進而慧嵬智嚴以求行資卽返向高昌僧紹亦於路次別往罽賓餘七人度嶺至北天竺弗樓沙國供養佛鉢慧應在寺物故慧簡寶雲僧景遂還秦土僅三人過那竭國供養佛頂骨慧景病未痊牽連行度小雪山山北陰中過寒暴起慧景不能勝物故於路道整至中天竺巴連弗邑遂停不歸惟顯一人得生還也觀其所述渡沙河則有惡鬼熱風遇者皆死鳥獸絕影取標枯骨之慘踰葱嶺則有積陰毒龍吐雪飛沙之怪俯新頭則有鑿石施梯七百重懸組過河八十步之危及泛海遭風船漏棄擲所有同舟人

至欲下之海島顯自跋云顧尋所經危險不覺心動汗流夏安居
士亦云自大教東流未有忘身求法如顯之比者皆實錄也釋氏
言從彼教者天龍鬼神衛之有福無災慧應慧景何有焉而顯亦
屢瀕于死顯所生中華聖賢之邦萬國奉爲冠冕其惑溺而遊天
竺反自傷生在邊夷今始至中國見佛住處彼僧亦歎曰奇哉邊
地之人能至此所謂糠粃眯目天地易位與宋雲之折乾陀羅王
異 伽藍記卷五烏場王問魏使宋雲曰彼國出聖人否雲具說周
孔莊老之德次序蓬萊銀闕金堂仙聖云云管輅華陀左慈方術
分別說之王曰如卿言卽是佛國我當命終願生彼國又乾陀羅
國王凶慢無禮雲責之日山有高下水有大小人有尊卑嗷噓烏
場王並拜受詔書大王何獨不拜答曰我見魏主則拜世人得父

母書猶自坐讀大魏如我父母我坐讀書於理無失

於時南北以

佞佛相競逐無有正其誕悖者然世之人閉戶求生西天如不及
顯獨能背之危急時亦惟歸命漢地衆僧豈非首邱之情發乎自
然尚未至全汨於彼說者乎天竺在禹服時甘水崑崙著焉自東
漢以來累跡朝貢山川圖邑代有記者而顯開之先自源沿流里
數具悉酈氏嘗取以注水經故刪鈔其畧次之南海夫釋氏人所
斥爲坐而蠹食也顯無銜命之榮供儲之富周星外域九死一生
猶能次其所遊歷以附於職方氏食肉之君子或有慙焉水經注
箋引毘曇論云四肘爲弓五百弓爲拘盧舍今之二里也八拘盧
舍爲一由旬今十六里也由旬卽由延天竺記地以之法顯云自
渡新頭河至南天竺迄南海四五萬里皆平坦無大山川止有河

水今考其記自渡蔥嶺入北天竺境陀歷國山行下沿河水南到
多摩梨帝海口積三百三十由延爲五千三百八十里加三十七
日日以六十里計爲二千二百二十里合得七千六百里耳中亦
有小雪山耆闍崛雞足之類非盡平坦恒流雖大要非中國江河
之比吳康泰謂自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者已失之至字
當作盡字 顯何爲自相違謬以徇彼人之誇辭耶癸丑五月二十

附錄

後秦載記姚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於澄元齋堂聽鳩摩羅什
演說佛經羅什通辨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
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畧僧遷道樹僧戲道坦僧肇曇順等八百

餘人更出小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
者皆會於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
所譯興既託意於佛公卿以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
千餘人起浮圖於永貴里立波若臺於中宮沙門坐禪者恒有
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按晉書藝術傳羅什先在後涼姚興破呂隆乃迎之待以國師禮
事在安帝元興三年甲辰爲興之卽始七年明年改元義熙十二

年丙辰興死姚泓立明年丁巳劉裕滅之計興禮桑門譯經論以
佛教移其國俗不十年而亡史臣云子畧摧勅敵成先構雖楚莊
秦穆何加焉而當有爲之時隸無爲之業麗衣腴食殆將萬數析
實談空靡然成俗儲用殫竭山林有稅政荒威挫職是之由坐致

淪胥非天喪也豈不信哉羅什慧解倍常而不能守戒嘗講經於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餘人肅聽羅什忽下座謂有慾障須婦人先在呂光所飲醇酒受龜茲王女至是又受興宮女及伎女十人別居廨舍以幻法食針給諸愚僧卒至壯年得疾口出三番神咒令弟子誦之不能自救其前後受禮之龜茲王呂光父子姚秦無不破者興二子弼泐一年之間先後非命烏聞所謂自利利他之效哉當法顯西遊羅什尚未入秦比其歸而已死中間數年顯奔求于外羅什與興撰著於內梵文愈增而中土愈以多故識者嗟之癸丑七月初四

晉書藝術佛圖澄傳云石勒愛子斌暴病死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遂蘇有頃平復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又云季龍大

子遂有子小阿彌得疾大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療之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後三日果死又曇傳云神異莫測禿髮僂檀女病甚請救曇曇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爲福吾安能延命耶案斌暴死而澄活之乃病厥非死也與扁鵲生虢太子事同元世西番僧言佛法如燈籠僅可禦風輟耕錄大德間壽太子病斑薨不魯罕皇后遣人問帝師瞻巴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師事汝止有一子寧不能延其壽耶日佛法如燈籠風雨至乃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之何矣見卷五若小阿

彌僂檀女皆所謂油乾光爇者澄之術何能爲夫勒與虎之重澄冀以術庇其子也然勒不能○徐光程遐之言卒無遺種于虎手虎倡爲弑逆致其子遂宣韜迭思效尤而受慘誅澄先後厠其間

畧不能指救寄寺乃婦人之愚聖人自有正道以保子孫異術何
裸乎

峨眉山志書後

三古以前事簡風淳皇王惟巡省爲重往往因所至名山升中於
天以其間見百年間謠俗亦必有高尚之士應之其民爲之崇臺
封冢以志其敬徧於海內及穆王而逕至西極考其地在今西藏
外數千里遠人猶能指其跡然苟非沿前聖巡省之次其肯遠涉
至彼哉况梁州人皇之囿峨眉青城宅境尚邇所遺上古無懷伏
羲女媧軒轅諸蹟山海經之所未言要必有徵焉而後記浸失之
也諸子家云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
其言未必不出於古皇故棄世遺生之學以黃帝爲宗周秦下逮
漢唐其風猶扇就峨眉言之若葛由施存陸通鬼谷史瞿張周元
放思邈清修之士下至姜玆辨彭殖莫不希風皇人而皇坪道紀

仙臺靈洞旁羅山谷不絕峩眉爲道家專治久矣晉世慧持肇公猶是道人自唐以來釋氏乃著聞彼志山道及僧寺並云黑水寺本晉肇公道場唐高宗時高僧慧通住錫道聞勅建永明改稱黑水古今稱爲峩眉祖堂自明根柢如此述寶掌云中印度人晉時來中國留蜀之大慈後遊歷衡山叅黃梅入梁武帝延供內庭就達磨叩請悟無生忍止居浦江之寶掌而卒於唐顯慶二年是與峩眉本無涉且亦決非魏晉時人計梁末至唐高宗初百餘年僧乃夸言千七十二歲生當周烈王十二年欲掇以分道家長生之席造妄以崇私如此秉筆者畧不知致辨而引以冠僧門大爲彼教羞矣五代暨宋風俗偏趨於釋僧擁其施資建置十倍於古然其中亦頗有清修者固宜別存之蓋峨眉中國西南之巨鎮而發自古皇以時言由古而及今以地言先中而後外故巡狩問道之蹟可以見古皇德威而猶傳好善忘勢之餘美所以作配名山此其本也希風潛德之賢可以矜式遠人補世主之教化亦其次也而後乃逮於墨名而儒行者以爲近日東蒙之主尚不愧焉世或有無文之秩置古皇常祀與五岳等垂之萬代不可謂無其人得寺院間廁其間相與維持神教於不敝自應固而存之謂其能相補也非欲其崇私也後之志此山者毋苟佞乎爾

桂香祠記書後

大理桂香祠者附府學右偏名文昌祠明嘉靖丁未郡人知府李元陽以其地狹隘不足以妥神買地城西隅常指揮宅改爲祠中殿名嗣祿鎔金肖帝君像而祀之後有樓以祀神之眷屬爲翼室以棲羽流置田資香火之事中溪自有碑後經兵燹郡士因其近葺之以會文焉置蒼麓崇敬兩書院不復治至康熙壬寅提督諾公允幕客之請構旁室十間以宅士始額其門曰桂香書院歲甲午壬寅郡士兩新正殿而擴之復爲前樓五間翼以耳樓二易門額爲中溪書院不忍氓初蹟也雍正丙午歲提督郝公因祈嗣爲之擴建後樓郡士又請於府移甬道之廢坊豎門前焉先是憲副趙公塑先聖及四配小像存大悲菴寧州學正劉文炳掌教時

迎置于前樓乾隆丁卯巡憲朱公亦令設中溪位於右廡書院遂成大觀劉學正續記始末如此按梓潼神張亞子晉時人也其廟顯靈唐宋封至英顯王宋季好事以乩筆爲化書道家遂謂其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元因加號爲帝君天下學校多有祠之者中溪謂事出搜神記記晉人干寶所作無此語蓋誤舉近時僞書也明宏治初禮部尚書周洪謨等建言梓潼神宜廟食蜀地與文昌六星無涉請罷免其祠在天下學校者毀之勅如議其時莆田林俊分巡永昌毀梓潼祠以祀呂凱人皆避之見明史及南園錄大理文昌祠應同時勅毀俗稱載祀典者無稽之說也中溪依庇栖霞三元宮觀之間爲祠蓋主道流嗣祿倉穀之說以奔走士類爲羽流常住計也今郡人士易額爲書院斥羽客而延儒士不失爲一變至魯要於中溪本圖則拂矣明嘉靖九年聖廟改用木主雪屏獨塑之於塾久棲泊無所郡人士不思紹復兩書院以爲釋奠主而附之祠樓豈謂一變至道乎夫子罕言利不語神怪而俗士之所求捨嗣祿倉穀無有也道不同不相爲謀然向也以祠附廟識者猶發議去之今也附像樓門而神則儼然據正殿日以神怪與命應士女之禱求大聖陟降日鑒在茲神哉神哉知其踴躅難安去之惟恐不速也已癸丑六月二十七

性命實行編書後

刻伯兄家傳竟文山侄乃發所藏手抄凡八册中有性命實行說及發明圖內圖外諸條總一編無圖大旨證明唐僧西遊記謂千萬年知解者惟此一書以行者食桃飛舉爲下丹功成五行山下食銅汁爲中丹無底船脫凡爲上丹糅雜三教家言盈萬其工夫總不出呼吸凝鍊又恐惡人解此流毒世間爲已宣泄之咎蓋甚欲闕其術又言人生百年分爲春夏秋冬四序百年陽盡原無生理惟知道者一陽自復與天地同且談地理者尚欲以活子孫談天道者寧不能活身命乎兄中年以後喜言長生愚自湖南回嘗與兄弟屢致忠告蓋三家皆有本教末教佛出於老同尚清虛而不事修鍊蘇子瞻所言獨立萬物表長生乃餘事是也戰國人乃

厚岡文集卷十一
以流行之五材附會天運人身沿至漢魏內外丹說愈熾然大易
老莊何嘗一言及此况佛氏之真空乎西遊記唐釋元奘以記所
歷諸國現存釋藏元人邛處機借其名鑿空爲傳奇邛本全真道
流阿世主所尚轉而宗佛以五行之說雜之此則兼漢沓以爲制
不能逃龜茲絳賓之譏者也呼吸經申之術莊子已畀視之兄幸
未專致其工於道釋兩藏亦未之見此書從秘不相示且終篇未
舉晚年正論知其爲中歲未定之稿也夫術必有驗而後可以示
人兄首重西遊傳奇而處機壽不過八十見輟耕錄則儒家死生
有命一罔無術可以跳出矣倘不幸而此編流傳反足爲兄累故
附陳商論之語以見兄不自滿於是書也

厚岡文集卷十一

序

萬載李榮陞奠基甫

羽堯盧翹

石生辛樹麟校鐫

佐臣湯立賢

宋東尹文集序

宋先輩東尹

希陳

詩文稿凡二帙予都其尤者錄之序曰君之詩

若中冷泉羅漢蘭三蟲篇皆有作意漢之南小孤山大白樓春遊
遇雨排致甚老文若楊公熙奪門紀事張君國成及李孺人二銘
事可備資採大抵君於文才豪氣猛供肆應或不暇經營也以康
熙壬午之舉求第京師十年不得志困甚依故人於南越又連年

益任僚且耄始歸當事者聘主昌黎書院後學推焉一時文名藉甚著作宜多此集所存殆非其至者又間以他人之作不具名頗難擇別蓋君歿而家貧文編遺佚僅傳此而已予於君爲全邑後進早歲覓其集積今三十餘年始得覽而論之乾隆壬午又五月八日

送魯衡懷歸建昌序

君子當平世其學未用而身閑懼其獨處而隘也出而交遊於四方以開聽覽作精氣馳騁文章之能過其適意不知道途之遠歲月之曠也於是乎無底滯昏壅之慮而自得於從容及其過而滂焉相與爲名號攜手而並載鬱謠行歌酣嬉顛倒于落寞之境以老歲月棄室家廢而不知返其絕物也滋甚君子病之萬載以謝康樂之遺封山水故有名其人習於文雅而好結納厚畚魯先生之爲教甚得士心其仲兄衡懷君抱介然之節伏而不求仕聞斯邑之勝之文也曰是宜可以寄吾興歲之六月取道蜀江以來泝蘭渚泊苔嶺山水之暉昏旦之變凡謝公神遊之景君固旣已混跡漁商而得之比至署東道之主以博士之客相迎致者君皆一

切閉距厚番爲之合文士十輩日治具於勝絕之地爐薰茗椀角觥楸枰之暇篇章迭奏抗之爲鐘鏞節之爲球磬泛之爲琴瑟引之爲笙竽鏘然璆然累日而未極君於是忘其幽憂而有高舉之志將窮四封之廣以發越其所未出者焉既逾月頗不豫念將不能償所願而去諸驢行者委其弟而還之潛鍵其戶俶裝而登舟其來也湍旋其逝也波駛非夫人之所能留也君其歸哉吾聞建昌有麻源之谷銅陵石磴泉澗之美謝公之諷詠猶有存者君其姑考槃於此以待異時之用其毋獨寤寐歌而不出也

黃侯澗川制義序

道無異也形於器精粗著焉言無異也憑於體高下分焉文辭之於言制藝之於文辭其述可考也文之著也古矣言其體也更僕難終矣元明以利祿誘天下之士創爲制義數百年於今因是列籍禮吏二部者無慮巨萬於厥體中能以氣機格局暢其理者千百中必有數人焉積久而其物充棟宇汗牛馬爲人震驚者多至數百家所宗仰者猶數十家而無一二束登於藝文之志者夫招媒以爲娶也婚成而媒遣載贄以爲仕也謁通而贄還媒固非五倫之親也制藝號爲代聖賢立言而不得進冒聖賢退又不得名爲己之說其式本出詩律而所填者短長之辭非排非散與古弗類難工而易朽固媒之無取常尊於婚家者也不然彼王唐歸胡

金陳章黃諸先生之攻苦詣極詎滅唐宋之治古文者而不能持其業下比雜家附名於四庫此何說哉韓子云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爲治古文者言之也雖時義亦然苟猶循是以程士代必有能者出焉而後人得倚之以爲宗吾觀潤川黃侯之爲文非今日之能者歟理醇氣清樹立岸異引其機而迎隨之格屢變而無故常之主浩乎其不窮其富如充棟宇汗牛馬徐而計之盈帙耳攻苦而精汰也如是於厥體中可不謂難焉雖常自視歛然從遊者能聽其終闕乎侯爲吾袁之宜春暮年民服其化不勞而治以公餘聚郡士而課之指授皆有法生長文雅之鄉性尤好學湛深經術而致力於古作家時文其餘事也榮陞於筆墨無所解制義尤甚卧疴山中新篇洽賞因不忖而爲之序隱其

時義已醉人若此則其進而之乎古也其震驚後世也爲何如乾隆六十年四月二十八日治愚弟李榮陞

太和楊栗亭文集序

癸丑春予養病大理之桂香樓訪諸士大夫過從者古人文集有幾僉曰國初沙黨陷城何李趙高之書與板悉燬宏山集僅存耳問耳目之近者楊孝廉忻趙茂才廷玉作而曰其吾業師栗亭楊子乎生恒立侍曰噫生叔父也有詩文集散諸門徒願以暇錄陳左右且請序以光之既歷三時孝廉始以詩卷來而予東下滇會恒立旋錄寄雜文一帙發讀之皆未訂稿寥寥不全前既允生請故卽其所有詩文論次之蓋近世之學以謂文則四子書之時藝詩則唐律之五言八韻途徑簡捷熟復焉卽可以梯科名而俯視儕輩則有所謂爲仕之學者乘乎其後而日不暇給也則固無所事於此其聰穎憤發者多高自標置流覽古人書口熟而心不入

或聞一二先生之緒言輒曰道在是矣科條奉之冀得爲其後世其足跡未抵作家之門限已儼然操選政優劣人文標榜詩話有不附者排之以氣甚則羅致女弟子稱女先生無論出閤在室推爲風雅主盟此自明中世以來通都大邑炫耀之習能逃是者無幾矣栗亭生長滇西壯歲以賢書徵歷覽中原蓋已飽聞其習然其爲人質直尚氣發於言者無詭隨媵媵之態觀其論詩所極雖當世羣推鉅公名流指陳得失不少假也清才藻思沉而能通唱古揚今抒寫盡興未嘗株守評家迂拘之論也栗亭乎豈不足以此抗衡於世者使其正之以醇史磨之以石交練之以耄耆之徒則吾不能測其詣之遙也栗亭夙慧弱冠趣已不凡負其才力文章躡武鄉先輩程工頗勞悴居恒訓子姪門徒篤摯不倦

此耗其所養暨中年犯虛疾病晝夜號呼不可療以未能送終其母劉太孺人口號文自悼以加於棺生平著述散者不復收存者不復訂欲與其身俱盡嗚呼其可哀也已栗亭嘗欲輯刻全滇文集以附中州答彭竹林書具在身歿未幾而自著者亦復零落此非無賢子姪也亦非曰門人之忘師也昔人以暴齒棄孩擬文人心血結撰之物見者皆不可恣然往往彼此因循遂致淪沒中州且不免况大理地居邊裔往事有可虞者乎諸君同爲此邦之後進苟有有才無壽著於生而晦於後如栗亭氏者宜相與發而布之毋徒恃一手之什襲爲得計也栗亭家世內外嗜吟其曾伯祖勿菴祖父雪巖外祖父劉闇齋並有稿未校恒立云甲寅四月十三日滇會城中岡之寓

柴瀚如宜人映雪堂詩序

代費筠圃方伯作

成周之盛太史陳詩南國婦人女子莫之遺凡以徵風教也名媛
代起宋元漸趨東南入本朝而益盛王漁洋提唱秋柳於維揚
彤管之和者無算近日若胡孝思國朝詩選任兆麟閩秀彙編
皆南方女士林下風致冷然一空香奩脂粉之習瀚如宜人者浙
產而蜀僑夙慧能詩自幼隨尊人之官潼川暨隨夫子宮別駕名
籍甚者年子暹迎養雲南暹以能勤其職見知大中丞譚公因延
宜人入課女孫方是時鸞停鵠峙之彥外擇美桐唱雛嗜而蘭庭
清謐絳帳儼然羈角授經呶晤與雜佩之聲相和韓子云伯樂之
廐多良馬卞和之匱多美玉雲南雖邊省公卿率文雅宗工虛懷
延汲故士女卓犖者依之一時內外稱得賢映雪一編不僅宜人

之詩才見又以知滇署壺教之嚴師資之粹因其暇卽景抒懷銅
瓦之峯環天外龍泉之樹孕前朝有冠巾輩所未述者擬諸古昔
盛時風教南行於江漢士女不尤遠哉吾浙故富才媛萬里羈棲
曲寄諸謳吟明時金華宋恭人淪質金齒楊太史尚哀其作而傳
之宜人滿門通籍暹又孝養有素其和平之所流一歸於溫醇典
則而泛應曲當老猶多才如是宜乎有以動聽公卿而樂爲之流
布也壬子七月二十八日姜寓

募衆修砌朝江埠行路序

事無小創之難繼之宜易終之難易視乎人乾隆戊戌歲高村改
三品院以西嶺路至船埠潭計十里許化險爲夷募費難也首事
諸君以稔於居士爲序以速之幸茂事焉緣溪坦蕩行衆快然十
餘年來無繼舉者泥積於上岸摧於下甚則瀕溪灣衝齧蝕幾盡
大爲行衆憂舊役有尚存者遍質之近地諸善信皆躍然曰是宜
募費興修而以序相屬居士曰此其時哉各里幸受賜於天雨暘
時若禾將大稔 皇恩浩蕩普免天下錢糧而次當江西又聞
外省人多給足本山竹紙通行此三賜者少損其一了此數里之
工甚易口碑載道矣孰與夫豪者之舉斲餘錢選貴班借養神以
悅蚩氓荒工聚斂糜無益之費者乎雖然會不可倖逢繼之者宜

思所以終之者存餘以俟後固然也尤有二害焉墾路面之山而土自上瀉斬路底之柴而趾自下摧此則耕樵之無知私已甚微而累公甚大宜通議路面路底之山各畱若干丈不得墾挖而後二害可免吾嘗西道黔雲矣山路嶽嵒數千里皆曠然無積摧者免二害故也吾縣多山路行人所戒前年村口亦有跌折案苟共守此禁他里聞風推行可使合縣山蹊同於雲貴之通道雖夜行而無虞所以保全人畜不多乎哉是爲序嘉慶三年歲次戊午夏五月十四日厚岡居士李榮某

王夫人醮金歸柩序

乾隆某歲普安何公燦斗由浙水某都督陞任滇之永北鎮二十五年罷官而大夫人某氏卒買地厝焉二十八年間關歸寓郡岱三十八年次子應春尉滇之宜良未幾罷而死五十一年夏公年九十病彌畱謂其夫人施氏曰大夫人未歸葬若之何明年施夫人亦卒公官浙時納臨海王氏女爲側室以賢聞率諸孫舉二喪旣畢泣而言曰先太夫人誥封一品法應大葬而先大夫耆年罷官貧病謂後人尚可待今則已矣三丈夫子相繼死諸孫曾弱稚未亡人欲誰諉哉乃貸數金於孫壻某攜一稚孫自黔徒步千里五十四年夏抵滇會老僕孫氏宅距永北猶千餘里不能進孫夫婦亦貧纔具飭粥長白台明府適解任建水偉其事乃以典衣金

倡同僚餉於孫氏爲王夫人謀朝夕然力薄不能佐行君乃爲傳以張之間以示予噫君於何公無一面之契文武異術滇遼相去萬餘里而於公之身後慨然欲助歸其母柩者激於義也况在同官同里前時投分之深者乎聞夫人之義行所激宜倍孫氏子其速以明府之文遍布焉毋曰吾滇之宦情厚於來而薄於往其可也七月二十二

序觀上盧氏譜

盧氏其先姜姓太公之苗裔以范陽爲望魏晉北朝代爲中州巨族唐以降江南盧氏始著吾郡尤盛狀元肇官集賢學士進士文秀官弘文學士進士邈官秘書正字國子絳官昭武節度先後見志傳壯節清修文學武畧並出一門父子祖孫之間當是時天下譜系莫備於袁江西鄉貢袁最知名然求其世科相望人物秀出赫然與中州韻類如盧氏之載光往牒者亦無幾矣宋之南渡盧氏僑居高安其後轉徙不常元初有諱政甫者始著藉於萬載東鄉康樂水之委則今觀上之祖也東鄉縱廣數十里他族十餘墾田廬映帶岡阜連屬人多憂思勤苦詩書耒耜紡績之爲務惡逸蕩而戒輕浮盧氏於其間號尤饒矣俊秀亦萃焉風氣之美未見

其異於宜春也漢世修陳都邑本於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隴畝凡子孫之盛皆累代勤勤蘊積於先而後嗣不失其教澤也朱子謂袁州風氣近古杜民佑亦稱筠州儒術藝文之茂今觀上實界二郡而盧氏族於斯也四五百年指逾二萬傳之久而取則之深庶幾能兼有美俗以修其家政况重以文標之流風代相浸灌乎以先疇舊德之遺際重熙累洽之運土沃而才興風齊而類壹愈昌愈熾醞釀無窮意必有壯節清修文學武畧赫然如前代之照人耳目者

國家陶冶人材名德世宦往往萃於一門安知盧氏父子祖孫之不重見於吾袁耶癸巳春余將北上盧氏之賢營周等以譜序相屬余與盧氏姻相連里相接也因嘉其來之遠而望其發之盛以

爲同里光榮也爲之序以歸之時乾隆三十八年癸巳春月

竹頭盧氏譜序

盧有道攜譜過予厚岡之塾請序曰始刻於乾隆甲子歲今五十餘年增系迹而續刻之工尚未竣而其例不出舊譜也故以是就正焉又曰以敝族之勿文舊嘗延里中士友受教令今力薄勿能延而衆疑於自撰之鄙也且若何予應之曰實之而已虛以文不如實以拙胡人已之判哉且謂延人所作果能勝於已乎姑摘二端明之古之時子生而父爲之名或未有正名則稱行字夫受名于父已孤而不敢更况屬在子孫哉世之蔽者乃曰兄弟而異文父子而無韻此前人之疎非譜也於是以遠末裔孫改數百年前祖諱者有之矣子之家先生有若立士者其名木若懷玉者其名

璋若述先者其名作祖若國榮者其名文煥此皆有籍於學官彙
名於禮部間巷相矜以爲榮而譜所大書乃曰思見曰思璧曰圭
孟曰馬文是何也以學官禮部之名拂於已所撰之派列不得不
勇更之也以是槩其餘則知顏曾思孟之派列洪武以來尚未有
而加之者後賢也古之時書事從簡具系迹而已生年十無一二
歐蘇譜可徵下至明中葉猶然世之蔽者乃曰以嫡相承而仍其
闕非譜也於是似遠末裔孫爲數百年祖先虛置誕節忌辰月而
日之而時之波淪明初泛濫元宋不啻始遷而已今子之家猶存
上世本抵其必無虛誣可知此則自撰之拙實賢於延人之虛文
的然有驗胡疑焉盧氏本范陽巨族江以南袁州發聞最先浸及
於洪筠萬載本高安故地諸盧皆自其間來東鄉之竹頭居山平
溪匯處厥田上上其西爲蓮坪東爲觀上族巨而蓮亭最古竹頭
不哀以自多志云郡之人無數十年不修譜而嚴辨異宗且有同
宗異譜者不援達官不錄養子風氣之古徧千里巷吾於有道先
譜見其一班矣嘉慶二年丁巳孟冬月二十八日

高城王氏譜序

高城王定和氏介所厚友蕭君韻顯為書以舊刻支譜來謁曰吾
 王氏之先宋處士諱華萬載始遷祖也是為南田第一世七傳入
 明初宜二郎諱志源高城分居祖也為本支第一世中間若後街
 若西門若萬家壘皆出於南田而李家菌宜五郎九近崇正四年
 別支有歲貢試勲者嘗司訓河南之息縣合五房為通譜而序之
 內有南門及館驛側二地而不及南田未考其時生齒五百儒衣冠三十餘輩兵燹後
 譜罕存國朝乾隆六年本支十一世孫維翰公年七十九屢欲
 合修而未果譜稿遂分二十六年子應魁公承而刻之今某等念
 先人本欲為通譜積今三十七年難合者猶之昔也而丁口益多
 本支惟弗克續修是懼然若是者亦於古有說乎先生幸指示之

予復之曰人情畧疏遠而詳親近故歐公之法曰高祖下至九世
元孫而別自爲世既別自爲世則各詳其親各繫其所出詳者不
繁而畧者不遺是分譜之通例也其說具在歐公譜尾夷考維翰
氏高祖爲驢公祖與叔祖爲運開運泰兩公高城族姓悉其支裔
親近既詳則疏遠可畧王氏既冥符之矣若夫親從不分而強聯
服屬外之生年以爲次第譜匠愚人則然歐蘇曷嘗有是哉噫世
之通譜自詡大宗巨族而不知其戾古或以小宗微末譜支譜而
不知其適宜弗學者往往顛倒若此王氏二世祖鏞公明初以孝
廉司訓青州有聲暨維翰氏汲汲公族祠中並德之近若某某兄
弟和翁見稱於朋友支中有人何必巨族之爲勝雖然有說焉
隱而弗以告非信友之道也刻譜華公註云同懷兄

安刺史公往助之後由湖南將返金陵之大倉云云按宋時諸路
無湖廣州無武安志職官者不志王罕其人又大倉後代所置其
地彼時不屬江南五房多秀彥試往商之嘉慶二年丁巳歲中秋
日具官厚岡李榮某

胥氏族譜序

胥氏晉望也春秋時世爲卿於文襄成厲之際金源之割中國父子執政於明昌貞祐蔚然有聲迄今不替然自唐以來派衍大江之南若臨川合肥京口長沙著稱史志者不一萬載胥籍肇於有元存惠公泝而上之若縣山之有湯周遠引羅霄萬羊以極五嶺不問而知其爲一脈也今歲合族將爲譜茂才履詒暨錦城等省墳高村間造予語曰譜斷自知名始遷祖固也竊考之歐蘇二氏雖前有關遺而所自出之祖仍具著之惜吾胥氏舊譜久佚於元明之季本系弗詳此當從闕疑之例矣匠氏傳有總譜者蓋出於近時好事家所綴緝先君子反覆顛末決爲不足據願先生序以明之也予曰然子之南昌同宗有名上棟者康熙五十年名孝廉

也序其支譜云胥氏自憲公以上闕八世非畧也有闕文然後爲信史今獨總譜世世無闕其旁列子虛百餘名矣序云憲生圻圻生秦秦生彥聰彥聰生三子仕衡仕隆仕遠而總譜乃併秦與彥聰爲允榮脫去一世又附益允榮爲崇之兄生五子而季居萬載夫謂榮生唐文宗初年其距萬載之置也尚兩甲子距存惠公之著藉也尚四百年贖物難售不足辨孝廉云爲譜者欲正本清源儀型後人顧妄爲援引有所比附其於仁人孝子之用心大刺謬矣諒哉斯言著名別系尚不當引况其爲無是公哉今胥族耆俊法子先君子之用心惟實爲據而不奪於贖誠可以媿世之自欺以誇俗者胥氏名籍不多而敦行好學前時父子祖孫叔姪聯入庠序幾至門無白丁苟益崇其修美才間出門地崛起頡頏江南

諸胥則全晉之望不且移於吾里哉戊午十二月十二寒雨彌日厚岡塾樓草

呈貢晉氏族譜序

予養疴滇省將東下呈貢晉生載坤久居昆明出其所次家譜來請曰晉氏舊籍應天之三山街洪武中始祖榮以戶部官隨兄內府少監安來滇治水籌餉有勞賜田呈貢南鄉太平關子孫遂定居焉五世孫三曰文科文舉文星九世孫五曰紳經緯綱紀生則綱之曾孫下逮曾元積十五世矣五支之衆接跡于昆明晉寧宜良延蔓于新平鎮南鎮雄以丁計者二千而羸隸弟子員貢于太學者數十人獲雋文武科隸仕版者亦時有焉以其居之睽也非歲值大比未嘗謀面世系昭穆之弗知夫譜之作所以杜冒濫而

合疎遠天下莫不然夫子嘗爲邑長於斯願得一言持以相勸也
又曰吾七世祖純臣崇禎初以文名爲沐黔國所重獲賜上馬郎
山以葬先世八世伯祖康祉以剛直罵賊死於明季曾祖綱暨父
龍光代以醫術濟人曾叔祖緯康熙甲午孝廉有名爲當事引重
謂其文氣近東漢所遺書帖類晉人著作頗具縣志祖父錫冕敦
孝友讓產于弟諸父兆梅光昕光晟永清光宸均以文學名斯旭
以材武領鄉舉此皆本族之所推稱者祖以來縣有公事若學產
義田夫馬祠事晉氏未嘗不與覆之具如其言予宦滇十餘年每
延一秀民必徵其所自過一舊家必驗其所遺嘗歎發聞者多蹶
其後今晉裔不然祖德之綿不易有也此可爲晉氏慶雖然亦難
爲也代滋遠生滋繁產滋薄情滋變安可無以維之哉生旣成譜

其相與族之高年劬德勗其子弟示以譜之所存某宜師某宜戒
以恭行已以儉保家以誠終始之亦庶乎不出家而成教者歟滇
邊省也家多一良士卽縣濊一莠民家之光亦縣之光也所以慶
晉氏將有進於今者榮 嘗從邑大夫之後未能忘於斯故諾生
詩而爲之序抑生之所次雖承聞於前人然饗典赤蒙古語爲貴
族以目瞻思丁至明之初沒久矣安胡由助之明重內臣自宣宗
以下太祖開基方引前代爲誠豈遠遣內臣治水平生宜往復討
之務有徵之爲信乾隆甲寅歲三月望日書於中岡寓齋

萬載李譜提要序

在乾隆之甲申大府思所以振厲封守者以江西民多珥筆由府省建祠爲其寓祠堂歛費爲其資譜又遠引荒唐昧大夫不祖諸侯之義是宜罷廢而畱其建於本鄉者時祭饗聯族誼設公費教子弟以爲古道可風

奏允查正合屬承命雷厲風行當是時省垣會祠多廢然縣鄉率無此弊縣侯翟巡閱至李祠驗主徵譜而諭言曰爾族同出於江西觀察隴西公憲信也宜進爲第一世忠武雖爲其父然已王封西平宜退之詳行無異合族遵指進祀三十餘年雍睦有加嘉慶元年十七房旣分編支譜之前系以爲殊派當思同源擬爲提要若干卷囑榮爲之論次以發明 始祖隴西公之蹟與祠中歲

事規勸之宜撓病久弗就踰年總理移督於左近每脫稿輒校而付諸刻工且徵序焉謹按李氏溯隴西公以前五十八世而得姓又三十餘世得以官命氏之祖此皆中原望族其迹具詳於史矣隴西公以儒術吏治著稱唐傳卒葬宜春爲江南西一隅之託始而子孫亦遂蕃衍惟居吾縣者丁寡而才寡或無以置祠堂奉豚肩族誼益衰薄父老所由同聲而歎也夫培塿亦鎮岳之支溪澗亦江河之別雖欲自外焉得而外之自祖祠有建而後人思追遠知孝友睦姻任恤之可尚貧寡之房得以歲時附祭獻而敦洽比可不謂風之近古乎雖然先儒有言賢人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夫旣以喜儒習禮之裔相命矣數十年來謂宜戶有孝子悌弟順婦良民以不墜其家法隸弟子員者累以升歲試童子者漸

不寡于他姓今乃不盡然豈天之降才獨啻於吾李氏歟儒風衰弊彼此化而下趨曾不知奮勉族將何賴焉毋亦當於原奏所云設公費以教子弟者加之意乎嗚呼其效何止銷訟而已若夫譜之設所以紀代而行遠也諸君子各系各編於歐蘇譜例已合今並出舊抵源流以集成提要不惟日觀美而已夫勇於求是戒自蒙貽識者鄙竊有以窺諸父兄弟之用心自惟衰病陋劣見聞狹而條理未周無以滿羣望踵事後賢願加精考焉嘉慶二年丁巳具官編集李譜提要裔孫榮陞謹識於厚岡東塾時年七十一

高村李氏族譜序

東房

榮陞自弱冠撰系畧不愜於懷後漸窺尋名家譜意乾隆二十九年偕兄翁就縣祠發凡未卒事嘉慶改元合族有提要之修本支謂不可先疏後親遂集羣秀繕系迹于庭山齋及厚岡之塾今夏招梓福興菴念五十年來愾愛所存聞見日增爰區爲九帙刻之訂甲申舊作以引其端云

謹按李氏自虞夏臯陶官大理以來商周之際始著姓於李秦漢以下始別族爲隴西趙郡隴西之系詳於唐書宗室宰相二表冀雍兗豫乃其世居大白所稱我李百萬族柯條被中州者也唐中世隴西郡公憲以西平名家子觀察江南西道卒葬袁州七子仕隱南土布其裔於洪筠袁臨吉然後江西之李氏著聞史所稱西

平父子善宜有後者也自宋室南遷兵戎俶擾人多擇地而避萬載亦集有數支我祖元衡府君由坪埠卜吉於本縣之高村萬山深僻處晦跡累代貧寡罕倫以望他名宗幾如毫末之植馬體矣陳定宇先世事畧云本房雖無顯仕然數世以來壽皆八九十無下七十者父子皆親傳無祝嘏者皆稱善人無一爲人所指者家雖空而行頗實羹藜飯糗雖不給而經炊史酌之味無窮貧亦安足計哉嗚呼所以表前世之德者先哲之心同詞亦同也小子何述焉抑又聞近世施愚山先生之序水陽李氏云世家易大矣難此爲好誇之子言也諺則云名家難衰薄之家尤難旣衰矣將何承之必如愚山之訓李氏者戶詩書而家禮讓崇本尚實其力田族不必皆賢而嚮善者衆有弗類者世之讓之其賢者慕效

之如此然後可起其衰薄嗚呼豈易承耶爲吾之族者處而農士出而官知其難與相勉焉立其身盡其孝敬忠良夙夜無怠以保有令名彰我祖考勤勤培養之遺庶幾無忝于本系哉嘉慶二年歲次丁巳仲秋月具官隴西公下二十一世高村本系二十一世嗣孫榮陞頓首敬撰

壽陳夫人序

詩小序鵲巢夫人之德也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古之爲政者以家
準國內之行不忤而施之有序其政之成也感而頌者亦能進原
其本凡以夫人爲辭皆深著諸侯之美也蕭山陳公來莅吾袁兼
古數侯之境夫人系出名族從公於官自策名曹屬以來無顧家
之慮而前後休有治聲夫人內贊之賢可從知已吾邑於治所號
爲僻遠公撫之如在庭戶風土形勢灼知而安處之善者屬厭惡
者服罪而退比戶含德逾二年矣歲之孟冬夫人壽躋六十民率
歡呼製屏而綴之壽言以爲稱觴之侑也蓋昔者魯僖公能治其
國大夫士庶作閔詩以明其烈而夫人之美備著焉八章所稱令
妻是也而始之以純嘏眉壽繼之以黃髮受祉古人感戴之忱豈

有窮哉夫樂道君子之德以祈福增祉屬民之誼今猶古也故得
援詩義以頌美陳公而爲夫人壽

章太安人七十壽序

古之人自襁褓以迄就傅僅需母教十年已居宿於外后世士大夫之之官或不能以家累自隨則雖十年已逾外傳莫親終始受訓閨門而卒能發名成業則亦可謂難也銅仁張公本巨家子壯歲已擢科十年而作邑江右政能稱其職人以爲才質自然不知章太安人之訓實有以開之也就養之明年七月年躋七旬於是公之爲政三年矣內外醇備遠近翁和而太安人之懃範以流聞蓋其居恒敬慎勤儉自持甚嚴事上待下以孝以仁前侍府君鎮襄陽通顯矣大安人貌不加愉其後別籍回鄉心亦不戚斯夕惟課公爲務未二十年家遂再振然常恨先府君先徐安人之未及見之也公在署體慈訓以涖民民亦懷之實能合一縣之歡心以

致其悅豫蓋升堂之頌禱不約而同矣草木松柏之介不爭於春
華必耀於晚節天之所以副我公孝養之私吾見其隨年遞增也
而於吾萬載始甲午八月改

聞君宏毅壽序

足以廣其惠之謂力盡其力而廣之之謂勞江西比二年兩傷稼
萬載僻縣不通他道之商乙酉春穀價三倍糶家利以私步買糶
家利以封倉米東西不相過閭縣憂之竹埠聞君宏毅倡謀於族
之有力者出其贏穀酌戶口盈縮爲例半價而糶之邑內之衆不
憂奔徙焉復謀於縣中諸有力者權其贏領縣倉十之一不足復
購諸他縣又不足旁買他雜糧食佐之如里居之價糶焉坊爲一
局凡分十餘局悉推勞力者主之別爲局學中以待里氓賤出而
貴入更翻以圖濟比雜種皆盡新穀適告升矣初於圖內設糶也
他鄉富好之士多慕而行之窮村閭市孤獨嫠鰥向之煮草食根
流離待斃者與夫抱鑰扃囊憂旦暮難測者旬日之內霍然恬安

以濟於饑阨以此徵吾縣風誼之近古而有無相通之利大也且天下甚廣承平百餘年偏方小邑饑歉時有賴各土通敏之士推其力不憚其勞固其親族以及其身而又以紓有位之憂也故倡糶之策知者咸以爲趨旣十月君壽適屆五十予同年友安福伍君在沂過而張之予是以樂道之傳曰仁者壽謂其生意之流通也今之稱祝者雖累七八十歲其祝鄉里冥然知挾升斗而已烏足望聞君之壽哉甲午八月改

壽盧君永言

康樂爲晉舊縣其治宜在今萬載之羅城連峯遠映岡阜相屬古姓環而居焉人得風氣之利喜以儒業相抗而盧氏族於康樂水之委地益以四達民殷士秀駸駸乎城居之流風矣先年貢士睽尤好文藝馳名於諸塾師間導誘多所成就人具述之其後文學謙才畧號爲通敏姻太翁永年先生貢士之從姪孫也幼姿敏甫冠業文聲駕其偶然性坦率爲諸生言貌古拙未嘗詭隨俗好居家族持論介然媿阿逢迎之態不忍接於目遇僧道言福禍一切以氣排之聽者始訝其不諧卒無忤焉其家故窶積歲爲塾師以益耕能儉以取足所配喻孺人有無甌勉卒致素封先生自中年以來多下帷獨坐生徒自裹糧從之居閒惟嗜神農氏之書不以

貧憂不爲富溺累積而心間有餘矣而如不及夫如是則向之所稱二先生者大翁無讓焉今歲壽躋七旬士友相與製錦以述其生平大翁讓未遑也嗣君爾洛諸生有名予七弟與締姻往來洽密於其壽也宜兼陳鄉先生之遺以明大翁之有繼其亦可以助士友之侑觴也乎

楊太翁暨元配郭恭人八袞雙壽序

歲癸丑六月

封公楊太翁孕初先生暨其元配郭太君以八袞雙壽稱慶於新城之里第於是長君雲南兵備道虛舟公分政於滇西也最三考矣政洽民和邊疆寧輯大理府公治所也文武賓僚吏士合而言曰吾儕邇公之德宇際茲盛事不可在籍地適而疎於祝嘏蓋嘗稔知封公以名家積學登乾隆壬午鄉科丙戌第進士服官有日矣逾年而公舉于鄉由進士入戶曹轉御史外陞來雲南頻際

國家大慶覃

恩封賁太翁如觀察公官故不就仕而優游林下自其幼長孝友

謙恭樂善不倦嘗倡修學宮遇歲歉約衆舉行平糶仍不時振里黨之急故人以此多之性不好干謁惟勤獎後進爲務軀太君名門淑媛于歸以來仁孝友睦勤儉家人無間言偕太翁督課子孫以遠大相期四子孫曾秀出三嗣君現今沂水次君四君長孫隸名貢監庠士暨諸孫皆有名曾家孫去歲亦完配於名族屆壽辰五世同堂親姻靡不忻慕推爲閭里榮焉夫積善而膺報於其後理之大同也欲以壽考康寧之福暨其配身享之百而一有也竊惟我

皇上大德上壽錫福敷天之下元老既充於有位歷年覃

恩汪濊黃髮鮐背擊壤鼓腹之者食德飲和史冊所未有蓋元氣之醞釀久而人瑞應之有不測其所以然者苟非德之厚曷

由迂之 封公之慶固非值增榮於閭里已也抑又聞之宏

農之望世有顯德唐時貞孝公於陵不喜仕從京都歸長安

里翁其子孝穆公嗣復方權知禮部率上下門生置酒上壽詩

入榮之所謂桃李新陰在鯁庭者也盛事名門後先輝映吾

儕今日其可讓美於李師稷輩矣乎當貞孝公以老退居孝

穆公請解官侍養而天子不許今公亦服官不遑若未能偕

次君等稱觴膝下以爲歉然彼猶士夫之孝矣傳曰君子之

所謂孝者國人稱願焉曰幸哉有子如此非第期官品之愈

超褒封之益顯也昔之戶祝於滇西者若李孟誠羅近溪漆文

昌彭祖銘四巡使皆江西人也咸以禦奸彘遠著名史乘惟

公克承家學忠勤而明敏佐右制撫兩大使以宣力西南邇

來徼外蠻夷感慕

聖朝之文德欵關貢獻沿邊數千里中外一家於以見吾滇文武諸憲措置之宜而公值其衝以視前使之勤勞同而收聲顯赫其爲稱願於鄉人孰大焉以此義侑言于公堂吾知封公與太君聞之必將欣然舉觴齊眉餼公勤勞于六千里外有不啻如侍側時者公其亦可以紓思乎謹序

本州史公壽文

五月二十七日燈上榮某憇於舫齋州少府吳君以書來告曰我刺史史公爲州人久戴其厚德欲報而無從探知後九日爲誕節乃相與謀曰憲司稔公治行行且遷不我畱也盍藉此而躋堂焉以伸百一之誠然非文莫先因具節畧以來蓋公籍陝西朝邑世爲名家七世祖東陽公四川南部知縣祀名宦五世祖紀法公山東鹽運使經廳高祖銓公靖虜衛教授曾祖雪山公祖香菴公考良卿公皆隱德不仕公少孤依伯考聖經公以居能自奮立早歲隸弟子員登乾隆三十五年庚寅鄉科尚未冠四十六年揀發雲南以知縣試用歷署呈貢縣雲南督捕分府霑益州皆有名五十二年超署鎮沅直隸州知州事榮陞前公二年來滇比運銅往返

補任呈貢也再出其後朋僚已多推重公者呈貢有三台山寺據署之北常往遊焉公所畱題尚可諷咏僧因述公前政具不苟又頻過霑益族兄原任辰州守備桃爲語州人之頌公德乃誠心非一切俗習貢諛之比固已心醉于公之能旣而卸任呈貢辱公慰問於五華山坐竹林劇談半日乃併悉公之性情曠逸真摯而經猷自裕其中不可及今幸待罪於恩樂稱屬吏受教語以冀免隕越僅三月而屆公誕辰縣又適無事得率先僚屬暨州人士趨府門以稱慶豈非公之厚賜歟公天性孝友嘗以先大夫暨大夫人未沾祿養爲恨又寡兄弟故羣從之來署者以同懷視之待家人亦適其意好學能文聽政之暇喜以詩自遣在署有樂職吟祿勸檀明府序而刻之有學社吟自爲序率堅蒼道古大意以少陵爲

歸惟鎮沅僻處西南萬山中歸流僅一甲子沿邊多夷詞無親難治上臺嘗擇能而授之報最者輒加優擢故雖小州而屢出大官若宮中丞以恩樂併護原巡道以御史調補龔巡道以雲南調補今方伯李公亦駐蹕於此地州耆民之習見者謂公才望超軼可繼武諸公與同里原公風格尤相近蓋公之仁恩孚於家而洽於吏民其才能取信于上司而不愧於往昔宜乎合屬屬望勤勤而報稱之無已也近世以祝壽爲重往往于數月前拮据從事公在州已二年旬日內乃得發聞者公原不欲示人而州人士之忱屬僚之誼固亦不可却也榮某不能文久謝典則之製吳君別菓曰期迫矣苟致謝輾轉恐不逮事而誤州人之請遂不辭而序之公其以爲尚無浮飾而忻然舉觥否乎戊申五月二十八日恩樂縣

厚岡文集
署齋敬撰

厚岡文集卷十二

傳

萬載李榮陞奠基甫

石生辛樹麟枝鐫

羽堯盧翹

佐臣湯立賢

盧譜國榮文學公小傳

庭山先生

敬修盧公具其伯祖文煥字國榮府儒學增生之迹以來曰虔承族於竹頭寡以貧惟耕讀是務有明三百年隸弟子員者五人伯祖爲之殿享年六十有一不幸屢娶而無子吾族未能爲之後其主雖附於祖恐服盡而泯泯也願書其事示後人讀書之脈庶罔替乎蓋君之先第五世宣德間有諱木字立士者以府學廩生開

先一族弟璋懷玉繼之六世作祖字述先八世璫字玉明皆有聞國榮君其九世也立士先生子孫具於譜者一百八人盛矣述先君因父激言出外懷玉君四傳而止玉明君二子無後皆爲士林惜而國榮零丁尤甚天道不可知宜君因修譜而別求所以永其傳也雖然古之無位而不朽者多矣惟德與言皆必其有實然實之傳也有幸有不幸或耳目不逮風流歇絕無可如何君之生後於伯祖僅二十載其實宜若可稽不幸其間適經甲寅之兵燹遂致一切轉輾散失而無存也豈不惜哉自國榮謝世一百數十無嗣弟子者按譜君同父兄弟四人子姪輩尤多古法重繼小宗况屬曾祖之嫡歟君其試謀之於族有願爲伯道補天慳者天荒之破其當不遠矣乾隆甲子冬月

盧順德大翁小傳

庭山先生

予旣書國榮文學之事以勉盧氏敬修君復具其先人行迹以請蓋文學之猶子於予爲姻太翁也誼不可以辭謹按太翁諱紹詩字順德少好讀書從文學遊爲時藝類不得志於有司乃棄去學稼學圃勤儉著聞稱小有矣然不屑升斗雅愛交遊意氣豪上往往分財物拯窮乏無畱遺或勸翁爲子孫計不應也見族黨廣構廬舍增田園者輒誚之謂此未必能世守耳性惡市喧日徜徉隴畝間誦故所習書教後人以孝友姻睦凡事存長厚毋爲衣食戚戚皆循行之嘗聞勤之積者天不得而匱厚之積者天屢報以祥轉勤轉厚俾熾俾昌不惟其終於其始不在其身在其孫子予觀敬修君之涵培一太翁也小舅兄弟之服習各一大翁也和氣萃則

美才生以是嗣文學而光大其門非太翁後裔將以誰屬贊曰少習儒業自命英流息駕中年耕桑載休橫經秉耜施及孫子翁璞尚完宜膺報祀乾隆甲子冬月

辛公子凌小傳

辛公子凌諱振雲父諱逢吉公年十六而丁父艱能孝事寡母撫諸弟經理外事一如老成幼弟振煥早世遺孤二公等之猶子稍長爲之延塾師擇配名家女其後受捷有立得隸名於弟子公力也公於親戚於朋友交際往來無一言之失性周至尊重事無大小不輕諾已諾必竭其誠親友以是多之建公祠公爲本房長措費勤事他房皆謝其斂孺人歐陽氏事寡姑母諸姪孝慈備至公嘗病劇孺人以身顛代於神已而獲痊公與孺人皆躋大壽益精勤慈善斷暈酒守釋氏戒長子受育字與參與參質實有材族祠之立其力居多季子受彩字遇岷爲諸生志趣不羣足跡幾遍天下嘗三至京師無所遇老而歸與參之子緩字景蘧爲諸生始榮

厚岡文集 卷十二
三
陸祖妣待贈郭孺人幼母於歐陽君故公目孺人爲女目祖素翁
爲壻父望與參兄弟爲舅甥視景遠爲外兄弟皆如眞吁知公世
德之詳者宜莫如榮陸故不憚而贊之

王君岳英小傳

君諱瑜字岳英姓王氏生四歲而孤薄有貲遺人多利視之君自
幼謹飭奉母氏教不受纖兒戲弄進退有準繩儒學溫醇之士皆
指目曰王氏有子矣稍長自後塘遷居城西隅創書室延師友爭
藝於童子是時龐侯欲取以冠其軍厄於數終不售性樂善好施
鄰人迫債欲嫁其婦君爲代完之丁田下嵐橋費也助金數十路
費則往往爲人倡修族譜會計本息不忒毫厘人皆推爲長者年
六十九舉鄉飲不就以卒孺人某氏賢淑有聞子步上監生諸孫
俱秀出榮陸之世父與君相謂姻家也乾隆初年大父改造西門
錦衣坊宅鄰於君經營之始借勸理爲多然大父仍退居高村世
父兄弟亦多散處城宅漸虛而姊丈步上乃始新其故構予每自

村來必畱止焉借其力以衛虛宅者又十數年可以徵君之世德矣姊夫重修譜囑爲小傳予因附以所感乙酉夏月撰於大塘菴

龍君維智小傳

君諱世嶽字維智考時倫生九子君次居四爲人有幹局而性甚篤至康熙中南方用兵難民多沒入爲生口妣周氏弟世榮世賓世興與焉君力贖之不許蓋心竒三子之能而并畱其母以爲質也遂携北去於時妣氏年五十八矣不數歲以病沒輾轉音至君遙哭之日吾母無子矣生不能隨養死猶不能歸其骨乃盡鬻產得錢十六貫合諸兄弟所遺爲行資間關至都門訪之百方不得其處君計窮一日泣禱於許旌陽祠一人走而過怪之君語之故且詰之戚然引抵寓所則妣氏主猶在二弟自外入愕然相語始能別識於是相持而泣已而相慶也諸弟各有子婦不能脫名籍君獨負骨以歸在道路隱之衣裝中飲食必虔祝比至家大會戚

友葬祭皆如禮嗚呼可謂孝義矣君娶郭氏子天授孫鳳祥鳳祥舉乾隆己卯鄉試於榮某年兄弟也故得其詳用修其事以次於古之獨行者癸未

彭居士仁叔小傳

安拙居士彭仁叔諱澤潤宜春中溪人也祖父隱德未仕居士幼穎甚未冠爲諸生文爲同輩稱首性不樂舉子業謝去讀書考古以學著聞宜春俗佞佛居士嘗著論闢其非舟過昌山怪風起人請禱於岸祠居士斷斷持不可卒無事中溪地畝江楚楚俗侈以蕩居士之爲家禁不得近浮靡而以禮自飭所蓄書率經史諸名家他淫詖怪巧不以藏於篋常曰拙吾所安也故以銘其居詩文稿如其稱大守薄公考德表居引以爲上賓乾隆五年十月晦居士卒年七十五家人守遺命治喪不用浮屠月日葬本鄉雙塘之原居士娶某氏子曰孫騶用廩膳生議叙州同曰孫駒勤儒業不勝其病先居士卒彭氏世蓄德於中溪加居士之篤學而不顯其

厚岡文集 卷三 六
後宜碩孫駒孤子曰維舉年未壯舉於鄉學行號能昌其世諸兄弟叔姪咸起競於文其以漸也夫癸未

萍鄉鄧嗣禹字宿伯年七十二以歲貢授吉水訓導卒官遺戒葬祭一依家禮斥僧道毋變於俗子孫從之孫培蔣華亭知縣曾孫錫祺始興知縣錫禮四川按察使

宋君方陶小傳

宋君方陶諱啟潛伯父曰希賢希賢舉於康熙甲子薦於乙丑得官臨江府學教授以歸是時縣中宋氏以文相尚舉鄉科者屢有人諸隸弟子員甚衆君之父希俊亦喜文而不壽君就塾師執業甚力操觚染翰前輩稱之然其後卒以武試冠其軍遂入學舉乾隆戊午武科是時縣中轉趨於武宋氏獲雋者尤多人皆指目榮羨君獨不色喜曰非先君之所期也諸子無得近武吁君其可謂不忘先志而知所審處者哉國家以文武二途羅天下士本無所軒輊而士之自重者足爲科名榮若君之恂恂固儒雅才也乃其孝友之行任恤之能徒習於藝者莫之或逮其可以武概之耶君之子五人鼎威皆隸弟子餘亦小試有名予從姪君壻也故威等

具行舉以請余不得辭癸未冬月

國學生御賓宗兄小傳

同宗兄客字御賓湖里之秀出者也予因思贊四兄識之蓋予早歲攻書稀出里黨而四兄分理家事有別業西界瀏陽與君舊業苦菜洲頗近思贊處分佃衆能得其心力君甚材之以是傾心結納乾隆戊寅縣同宗規爲始祖隴西公祠思贊偕克遜君弼濟弼下東鄉君聞曰此爲祖宗來也率先盛衣冠道迎備欸於支祠東鄉各宗多躊躇獨君一房與柘桑無異議者君暨諸耆英知重本故也明年予幸被舉謁祠至君特主之欸曲備至君爲人豪放愛客酣酒劇談肺肝相示期予亦甚厚又三年竟謝世年僅四十有九予偕族衆往哭之奠文云序於杖者之後卓然文秀之中咨詢商確發謀陳論不爽乎是非之同實錄也君之房祖良玉公明正

德間以廩生列膠賓見稱於張明府曾大父衛公肄儒學有名家世業儒君兩兄並壯歲而沒孟有繼息而仲闕然爲父憂君年已逾冠解之曰他日幸而有子先以繼仲氏父歿之年子始生卽名之曰繼伯字以敬承成父志焉嗚呼君寡兄弟之助獨力持家而能使數千指之族衆信其無私順於父以友于兄篤於追遠此非特其才氣之美而已君嘗問學於袁魯齋孝廉有成矣小試數竒故循例充肄國子生嘉慶二年君所出繼之子監生繼伯詣予曰敝族以前丁未歲修譜值先生遠宦僅寓名爲之傳識者弗之肯也今幸旋里願得片紙之真確以永其傳吁及予之尚在也而數十年來與四兄知交首議於祠如君者零落將盡不可無以述之因別爲稿俾後之修譜者有考焉君所娶周孺人父兄皆隸於學

生子二孫一有不忌之德爲君置側室劉氏能事嫡如禮生子二長出繼季有孫三君所受未酬其德後將日盛並著之丁巳歲孟冬晦日厚岡弟榮某呵凍書

王丈文光小傳

石屏峙山灣巽隅保社辰焉屏東少南數百弓有聚廬據田中石
壠王氏居人多壽考二丈文光君爲著君諱 次二文光字也謙
冲樸勤胸中無冰炭與人不翁翁亦未嘗構怨於人乾隆三十五
年里社舉耆德以君隨五伯父定策處士具聞於縣得受粟帛如
例又六年年八十七而終君之先世嘗居廬陵宋元之際有官汀
之武平者子孫著居十餘傳爲盛族

皇朝康熙四十一年君年十三隨其父田生公北來過廬陵四百
里得萬載極北寧州之界前時縣苦丙戌丁亥饑疫又甲寅避寇
累年戶耗糧虧遠鄉爲棄壤田生公偕所娶梁孺人洎六弱息拮
据營居於黎源關門石嘗往來高村雍正六年乃基石壠之宅分

厚岡文集 卷三
君及次四次五兩弟居之是時里戶尚寡喜君來故樂傳其耆德而與予族尤近田生公少予祖贈公五歲君長予五伯父二歲子姪數相聞蓋世好也先是二十五年君同宗之耆左臣與予二伯父琴若善士偕報於里左臣未得錄遠鄉風尚質淳又恐吏忘之故不欲以辭煩里人君兄弟內外逾九十者一人逾八十者三人七十以下不論皆不以報君娶羅孺人淑慎有聞先君三十餘年卒生子六五皆前逝其季字朝謨具以君蹟相屬蓋自君與伯父處士之逝垂二十年里社未聞以耆德繼者不可不爲之傳時嘉慶三年戊午夏季厚岡居士李榮某敬述

大父英文府君家傳

府君諱菁字英文小字重生姓李氏居萬載之高邨里單傳累世矣生順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爲兒童志趣不凡弱冠已任事康熙十三年耿藩倡逆宜春棚民朱永勝因之蠱衆里中無賴競起府君隨族人造其穴諭以逆順禍福之說甚辨旣歸賊愧且忿引兵躡其後族人遇害府君趨間道得免挈家輾轉分宜上高山谷間自託於強宗十七年賊平歸里時縣境大半莽爲墟高邨上下數十里惟李氏一戶閤戶之壯惟府君一人知縣事廣寧常侯維楨山東劉侯體元前後多其才併旁里委之府君爲之悉心經理招徠流氓撫綏疲戶堵禦餘孽勸化宿頑季年鄉戶完復無追呼之擾泊雍正改元棚民溫上貴豕突於烟竹經旬黨漸潰抵

新昌而寇平府君年屆七十導府兵入清餘孽務脫人於疑似不

憚煩縣侯施

昭庭

卽以勤義徵壽爲目獎之生平善奔人之急所

是非人亦恬受無致怨者別利害若繪白黑每府縣下車虛訪極

陳無隱必得當而後已故悉倚以爲重前縣陸川龐侯

驥

高其誼

爲之序屏四年分宜譚侯

獻策

攝事悅其誠爲之式閭嗟爲三代

之遺五年本府漢軍李公

英

行縣最其勞爲之表里最後仁和嚴

侯

在昌

以乾隆初元

覃恩採輿論詳爲耆德首大府彙聞准給八品冠帶榮身昭鄉里
之望居恒不治家產雅重儒術一以詩書課子孫於鄉於西城構
樓屋粗備賓客傾赴如流號爲素翁先生能以器識衡人館穀知
名士若彭君元升張君明德等後皆被舉遇事迎機立應雖患難

倥偬人岌岌不能眠食府君籌之片時卽引滿酣歌而胸明發決
處無畱自壯迄老健步善啖無病二年年八十有四元旦率子孫
叩賀如禮旬外稍不快彌畱至元夕夜深人靜大聲震於寢上若
梁壤就視無他異卽自尅期以明晨具威儀沐浴移坐中堂男女
肅班爲別界幼或竊笑以爲戲劇起伺府君逝矣故里巷謹爲異
人孺人郭氏甲寅避兵時歸於府君翁老視不良姑又病孺人循
循孝謹道途無苦歸里後勤修婦職四十餘年性方嚴寡言笑治
子婦肅然自奉取約而劇好施終身不如葷酒晚年尤慈善親戚
來見者無長少皆呼以子雖丐者亦子之享年與府君同府君無
旁媵六子一女皆同母內外行爲七房不肖孫

榮陞

蒙庇以進士

會竊邑湖南四十五年恭遇

覃恩馳贈府君文林郎永興知縣孺人 馳贈孺人縣祠序居東
同食位第二嘉慶初元 榮陞 謹述



